漫畫漫話

第二期

新人周報增刊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日出版

每本港幣叁毫

一個跳舞女死了，拍賣她的遺產，拍賣人：「這裡是一隻鸚鵡，你們出多少錢？」

男人甲：「五塊錢！」

男人乙：「十塊錢！」

男人丙：「十五塊錢！」

鸚鵡：「達爾鈴，出到二十塊錢，我就解褲子罷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法官：「路牌明明寫着，速率不得超過五十里。」

傷了人的肇事駕駛者：「法官，試問我當時駛到五十里的速率，那能看見路牌？」（宏）

× × ×

發給汽車駕駛牌照的幫辦問應試人：「假如你以五十里的速率，駛過皇后道中，一個小孩橫馬過路，你就怎辦？」

應試人：「我就立刻按掣停車」

幫辦：「駛車牌照根本不能給你，皇后道中是絕不能開到五十里的」（宏）

To the Atomic bomb

YECKIE

慶祝外長會議完滿收穫

一禿子甚禿，禿的光油油，蒼蠅滑倒，虱子難留。一日進城，接丈母來家，行至中途，忽値大雨。丈母說：「姑爺，我的脚濕了。」姑爺說：「我背你老人家。」背了里許，水漲過腹，丈母說：「姑爺，我的襪濕了。」姑爺說：「你老人家騎在我肩上。」又騎了里許，水已至肩，丈母說：「姑爺，我的褲濕了。」姑爺說：「我頂之你老人家。」頂了里許，誰知丈母的褲子，既霉且爛，姑爺腦袋，又硬又滑，那不毛之頭，竟入無底之窩，已至滅頂。丈母在上呻吟曰：「姑爺，我好舒服。」姑爺說：「你舒服，我可看不見了！」

（選自笑林廣記）

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日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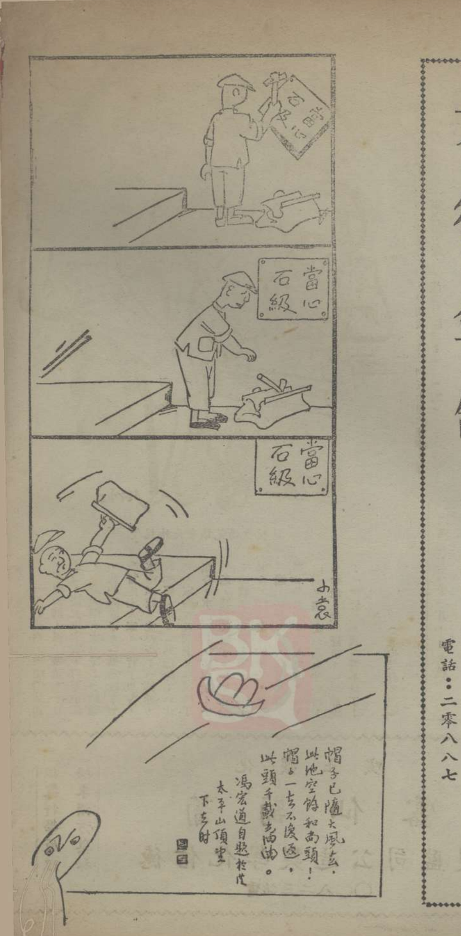
漫畫漫畫

萬人週報增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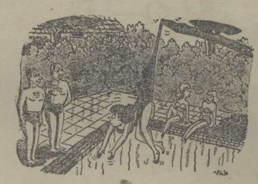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　聯合出版社　香港畢打街畢打行六樓

督印人　范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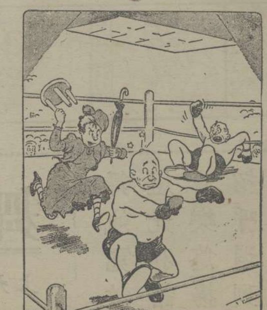
承印者　啓明印刷公司


當心石級
當心石級
當心石級
小袁
帽子已隨大風去，
此地空餘和尚頭！
帽子一去不復返，
此頭千載光油油。
馮宏道自題於從
太平山頂望
下去时

我們變換一下位置好嗎？



夏之回憶



強中還有強中手

甲：「陳甦昨天在淺水灣游泳了八小時，竟溺死了。」

乙：「爲什麼呢？」

甲：「因爲他是工會的常務委員，工作滿了八小時，就不得不停手，一停手，便溺死了。」

（二家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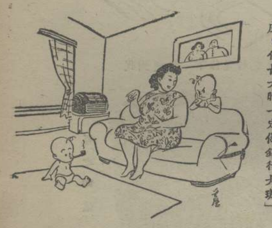
二蘇的故事



「我很喜歡你，可惜你是小孩兒」



「我以為二蘇的個性最適宜當傘兵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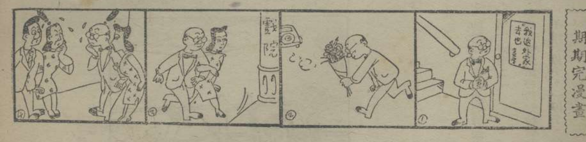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二蘇，你看蝦仔沒有你那樣頑皮，他長大時一定做銀行大班」



漫畫迷

期期完漫畫





女客：「剛才送雞尾酒來給我的那個女傭，眞是鎖魂，她現在到了那裏？」

主人：「你要找一點雞尾酒喝嗎？」

女客：「不，我要找我的丈夫。」（二家）

×××

被劫的途人：「賊大哥，我眞是窮得利害，我一個星期內，倒沒有錢在身上。」

賊：「我們眞是同病相憐，我也是一個月來沒有錢買槍彈」（二家）



▽ 攝影的故事 △







摩登女郎日記

星期一：和船主同車進餐，感覺榮幸之至。

星期二：船主好像很喜歡我

星期三：以船主這樣高的地位，作這樣不君子的提議，未免有點那個了。

星期四：船主說倘若我不答應他，他以擊沉那船，淹死人百八爲威脅。

星期五：我救了八百條生命。

（山）



香港小姐！「讓我介紹一九〇九年的香港小姐給你」

一個醫生替孤寒財主割症，把他弄暈了，然後施術。

醫生的太太問丈夫道：「你用甚麼藥迷暈他的？」

醫生道：「我不用藥，我把手術費的數目給他看一看，他便暈了。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一個文人回到故鄉，鄉人們都說：「我們大家都以爲你是死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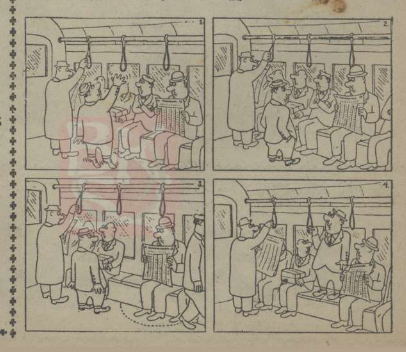
文人：「爲甚麼？」

鄉人：「因爲一般人都認爲你的文章寫得很好，那是一個文人死後才有的現象。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甲婦對乙婦說：「這個孩子眞像你的丈夫了。」

乙婦：「你不要把我嚇壞呀！它是隣居二姑的孩子呀。」（二家）



一蒙師見內東少艾，語言之間，常帶輕薄，學生銜恨，一日早起，與學生背書，先生身上，有一虱子。學生說：「這虱子好像我阿母身上的」。先生大喜，以爲此說有因，忙問曰：「你媽虱子如何到我身上？」答曰：「我媽虱子，爬在我父親身上，由父親身上，爬在師母身上，由師母身上，又爬到師父身上。」先生大怒曰：「你這孩子，知道的太多了。」學生曰：「先生不要生氣，以後師母有虱子，還叫他爬回我父親身上就是了。」

選自笑林廣記

× × ×

教讀先生，最喜白日睡覺，學生功課，日漸荒疏，東家憂之，一日來書房閒談，問先生現講何書，答曰：「論語」，東家曰：「請先生將宰予晝寢一章，講與學生聽。」先生已知其意，乃講曰：「宰是宰予之宰，予者我也，寢者睡也。」東家曰：「先生講差了，宰予乃人名，分開講，豈不割裂語氣？」先生答曰：「東家倒不必如此費心，我與你說明了罷，你就是宰了我，我也是要晝寢。」

錄自笑林廣記



「我們是送喪還是送嫁！」



「你做得好事！」



「喂！敵人在那邊呀！」



「請你們注意功課」

偷兒賣杏

男女行房，夫嫌妻物太大，欲將兩卵塞入以實之。納左則右出，納右則左出。正在兼塞並納之際，適有兩賊挖洞鑽入。聽床上有人說話，問兩個都進來沒有，答曰，兩個都進來了。兩賊知人已覺，一個先爬出洞外，一個又聽床上說，一個出去了，一個還在裏頭。兩賊大驚，連忙逃走相謂曰，此家莫非是神仙，不然，何以知我們暗中行藏。次日兩賊扮作賣杏兒，來此家訪查，夫妻正在門前，婦人把賣杏兒叫到跟前，把杏兒抓起兩個，問夫曰，這兩個像昨夜裏兩個不像，二人一聞此言，說着心病，不顧杏兒，飛奔而逃。

錄自笑林廣記

× × ×

一老人欲娶妾，屬媒人要有一七八月身孕者，媒許之。及過門，上床時，婦問曰：「你要我這有身孕之人何用？」老者曰我祇望那裏頭，有小手來拉耳。」妻笑而不言，遂行事，研磨良久，不見裏頭來拉，只好以巳手襯貼，牽之使進。婦覺快甚，伸手望身上一摸，不見小手，又望身下一摸，摸着夫手，乃大讚曰：「到底還是老手，最能辦事！」

選自笑林廣記



我們的一位讀者



妻：「真的呀！他真的睡了呀！
你試聽聽他的鼾聲！」



「他是我們的房東，他想把我們趕
走，好讓他收一點租金

男：「不……不……讓我做主動比較好些」

旅客問侍者：「爲甚麼，這艘船顛播得這樣利害？」

侍者：「因爲船主暈浪了。」

旅客：「怎樣，船主也會暈浪的？」

侍者：「因爲有一個女客走入船主的房中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女主人問傭婦：「阿三，你今天做的大餅眞好看，餅上面的花是用甚麼東西砌成的？」

傭婦：「這是你留在洗身房的假牙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小孩問母親：「我可以到海面游泳嗎。」

母親：「那當然不可以。」

小孩：「爲甚麼父親却可以。」

母親：「因爲他已買了人壽保險，浸死了無妨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女看護和病者接吻後，對病者說：醫生原本不准許我和人家接吻的。

病者嚇了一跳，問道：「你有肺癆病的嗎？」

女看護：「不是，因爲醫生就是我的丈夫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美國留學生：「在夏威夷內，天氣終年都是一樣的。」

中國秀才：「他們怎樣相見，談話的時候，怎樣開端？（宏）

× × ×

一個口的吃某甲，遇見一個某乙，某乙問道：「你爲甚麼口吃？」

某甲：「這這這這完全是習習習習慣。每一個人都有他特特特特殊的習習習習慣的。」

某乙：「例如我，就沒有特殊的習慣。」

某甲：「你你你你是用右右右手來攪動你的咖咖咖咖啡的嗎？

某乙：「是的」

某甲．「還還還還就是殊特的習慣了，一般人是用匙子而不是用右手攪動咖啡的。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經理問屬員：「你每月的薪水，怎樣支配？」

屬員：「房租佔百分之三十，衣服佔百分之三十，食用你百分之四十，娛樂佔百分之二十。」

經理：「加起總數變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了。」

屬員：「所以我現在請你加薪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畫家：「你是第一個模特兒，我和她接吻的。」

模特兒：「你總共有過多少個模特兒。」

畫家：「四個，第一個是蘋果，第二個是香蕉，第三個是一球花，第四個就是你，」（添）

夫：「昨天夜上我做夢，夢見我在銀行內邊，得了一份會計主任的位置。」

妻：「無怪你今天醒來這樣困倦了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甲：「我父親在死前一個月，就知到他一定要死的了。」

乙：「醫生真不該這樣做。」

甲：「不，那是法官告訴他的」（宏）

甲．「我今天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。」

乙．「甚麼？」

甲：「我看見一個窮朋友的太太，他抱着一個孩子，說沒有錢看醫生，向我要兩塊錢，我給她十塊錢，叫她付了醫費後，把八塊錢送回我，結果她照辦了，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」

乙：「另外一件有意義的事呢？

甲：我給她那十塊錢，原係假銀紙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富翁某甲，以收藏世界奇珍異寶出名。某日，他帶了一班人客到他的書房中，指着一個黑色內光而有着一個木座子的東西說道：「這名爲烟霞寶石，乃非洲特產。」

人客交口稱讚。

富翁從容言曰：「此不過是一個燒爛的電燈胆而已。」（宏）

酒店主人：「你喜歡房間在那一層，我就把它放到那一層。」



不必要的裝飾

「媽的！有油時却沒有火石」



生髮油研究成功者



妻：「你幹什麼？」
夫：「因為我要試穿岳母的衣服」



顧客：「快一點，我要你拈着的帽子右邊再右邊的帽子，快一點！」

甲兵：頭痛了，接到家書，知道我的妻竟然產了孩子。
乙兵：恭喜了，這不是很好消息麼？
甲兵：你有所不知了。
乙兵：為甚麼？
甲兵：我離開老家已兩年多了。

× × ×

妻：「家中新來的傭婦是近視的。」
丈夫：「怪不得我今早發見房門的鑰孔上面，掛着一副千里鏡了。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妻：「你把我的游泳衣放到那裏？」
夫：「在我的銀包內面。」（宏）

× × ×

富人對一個青年人說：「假如我的女兒沒有錢了，你也一樣的愛她嗎？」
青年人：「我自然是一樣的愛她的。」
富人：「够了，這樣壽頭壽腦的人，實在不配做我的女婿。」（二家）

× × ×

甲女：「他向我求婚，他說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個女人。」
乙女：「這樣說話的人，你也想託以終身嗎？」（宏）

× × ×

老處女說：「我為甚麼要嫁人？我有一隻狗，一樣的會吵鬧；我有一隻鸚鵡，一樣的會說粗口；我有一隻火爐，一樣會噴烟；我有一隻貓，一樣的會深夜才偷偷回家。」（二家）

原子時代 西遊記

四蘇

第二回 魯仲連解紛排難 何仙姑審勢乘機

話說行者和三藏法師兩人，自從發生政見上的差別以後，兩人很少往來，就算在公共場所內邊見了面，也是一個走向東邊，一個走向西邊，裝着沒有看到的樣子。這時天堂內邊，人人都竊竊私議，認爲這種現象，終非天堂之福，有人說不難會鬧出內鬨，也有人說不難會鬧出內亂，這些內戰論者，和內亂論者，自已就亂做一堆。看官，無論天上人間，大凡有人發生了意見，總有一些自命爲排難解紛的人物，每每不自度德量力，就同兩方面來斡旋，這些人，一言以蔽之，可以說是走調解纜的經紀，他們的理論根據，就是調解如獲成功，自然是功成名遂，萬一是不成功，還可以自已長嗟短嘆，認爲世人皆濁我獨清，兩方好討。走這條纜的人，或稱爲和事老，或稱作魯仲連。原來古人那位魯仲連，自從進了天堂以後，二千多年，還未有投胎轉入人間，雖然昨年春天，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，玉皇大帝一時心急，要他馬上投胎到重慶去，後來他自已對玉皇大帝說：「就算我肯投胎做人，也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，遠水安能救近火？」玉皇大帝聽到，也不禁啞然失笑，就留他在天堂裡面。

行者和三藏發生意見以後，就急煞了何仙姑，何仙姑本是來女人家，對於天堂大事，原不必十分着急的，祇因自從十八世紀以後，女子參政的呼聲甚高，特別是近年來婦女運動的領袖們，提高着桑子來演說，女人的聲音本來是十分尖銳的，再提高桑子，眞是聲聞於天，驚動了何仙姑，何仙姑順着潮流，就運動運動，組織組織，在天堂內邊，居然成爲婦女界的領袖了。既要參政，調解黨爭，自然也是參政之一。何仙姑雖是雄心勃勃，可是她也知道形格勢禁，因爲唐三藏是一個心如止水的人。斷然不能動之以情，行者呢，雖然可以動之以情，可是意馬心猿，他的情一動，勢將一發而不可收拾，何仙姑雖吃了一世的長齋，說不定被行者給她破了戒，那可就僵局了。何仙姑思前想後，還是要求教魯仲連。

那天何仙姑一早便起了牀，走到梳裝枱前面來打扮，心中就不斷盤算，究竟穿甚麼衣服好呢。在何仙姑的衣櫥內邊，衣服的式樣很多。有姬．法蘭西斯式的中年婦人衣服，也有出水芙蓉形的衣服，甚而更有馬蓮德烈治妖姑型的衣服，可是去見魯仲連，應該穿甚麼衣服才算合式，那就有點難說了。幸虧何仙姑想得出，她決定了要穿日本的和服，穿和服的理由，並不是甚麼，祇取義於一個和字。

何仙姑到了魯仲連那裡，魯仲連看見何仙姑那一身和服，就老不高興了。魯仲連講話，本來是很少開罪人的，那天却也忍口不住，開聲第一句就說：「仙姑，現在是吉普車時代，倒不是蘿蔔雞的時代了，難道你孤陋寡聞，一至於此嗎？」

何仙姑聽到蘿蔔雞三個字，不禁大發嬌嗔，何仙姑素來吃長齋。喜歡吃蘿蔔雞，二來這一個雞字，加在婦女運動[illegible]領袖的身上，正如廣東人所謂「唔嬲就是瓦燒一的了。

何仙姑道：「魯先生，你得可憐人家沒有衣服穿，這一套和服，是日治時代的舊物。近來自從洋服工友罷工以後，添置新衣服，十分艱難，難道你要把我這一套和服火化了嗎？」

魯仲連道：「我自然不是怪你，忠靈塔還未有拆毀，穿上一套和服，那有甚麼問題呢！」

何仙姑自知口才敵不過魯仲連，那祇好認輸，改口說道：「魯先生，那算是小妹的不是，小妹今天來求見魯先生，本來是受着了良心的驅遣，你看，悟空哥哥和三藏老伯鬧成這一個樣子，眞非仰仗魯先生的大力來排解不可，假如不排解，說不定天堂內邊，就會釀成內：：」

魯仲連一聽到內字，就用手指着了口，叫何仙姑停下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女人家，畢竟是女人家，內是說不得的，因爲一說便會得罪人，說是內亂，固然可以討好一方面，却得罪了另一方面，說是內戰，也是如此，所以我們善於調解的人，永遠不說內字，甚而「內人」兩個字，也用我的太太來替代，以免打草驚蛇。」

仙姑聽到魯仲連愈說愈不像樣，索性爽快的出女人最後的一下攻勢，哭了起來。魯仲連無奈，祇得答應她試辦試辦，仙姑才轉哭爲笑，那正是

化兵戈爲玉帛　以眼淚作干戈

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紛解



「台長！天氣預測又弄錯了嗎？」

男（對有夫之婦說）：「眞奇怪，每次我和你跳舞，我神魂墮落的，覺得音樂很短。」

女：「那有甚麼奇怪，我的丈夫，就是跳舞場內音樂隊的領班。」（宏）

醉漢：「水的害處，尤甚於酒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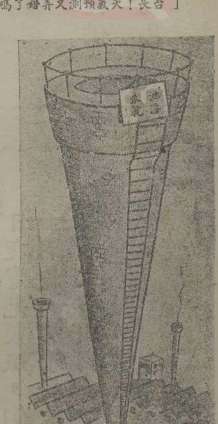
醫生：「胡說！」

醉漢：「你爲甚麼不看決堤後的黃河！」（宏）

× × ×

演說者：「對不起，聽衆們，我忘記了帶錶，我的話講得太長了。」

聽衆高呼：「你後面有日曆呀！」（宏）



油漆未乾

男（對女友）：「我昨天夜上做了一個夢，夢向你求婚，不曉得這是甚麼意義？」

女：「這表明了你做夢的時候，比較有勇氣」（四蘇）

市長：「爲甚麼公園內邊，遍地都是紙碎？」

公園管理人：「昨天警察局在公園內邊派發傳單，勸市民不要拋紙碎落地。」（四蘇）

× × ×

男主人打電話回家，男僕接聽。

男主人：「太太在家嗎？」

男僕：「在的，她正在洗澡。」

男主人：「洗完了沒有？」

男僕：「讓我去看看。」（二家）

萬人週報

增刊

漫畫漫話

